

Chun Yiweiqi

春以为期

杨紫陌·作品

春以为期，行云东来，无负然诺。
信物。私情。密约沉沉。





Chun Yiweiqi

春以为期

杨紫陌
Yangzimo Works

© 杨紫陌 2013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春以为期 / 杨紫陌著. -- 2版. -- 沈阳 : 万卷出版公司, 2013.10

ISBN 978-7-5470-2626-7

I. ①春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69021号

出版发行：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(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：110003)
印 刷 者：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者：全国新华书店
幅面尺寸：145mm×210mm
字 数：160千字
印 张：7.5
出版时间：2013年10月第2版
印刷时间：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责任编辑：高 爽
装帧设计：第七印象·余一梅
ISBN 978-7-5470-2626-7
定 价：27.00元

联系电话：024-23284090
邮购热线：024-23284050
传 真：024-23284521
E-mail：vpc_tougao@163.com
网 址：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【题跋】

写这个小文的时候，我正在北京一座老宅院里，是二进深的。这院子经过收拾，已重显它昔日的味道，我一位台湾朋友以不菲的价格买下来。朋友台湾出生，现在北京做事，买下这个院子是她的孝心，只是为了满足她祖母一个愿望而已。祖母小时候在这里出生，长大，然后去台湾，但思归之心六十年如一日，她想念北京的这个家。

我看老人时，老人一头白发，竟是粉光脂滑，一派民国范儿，她细述家世给我们听，还拿出来一只盒子，里面有一方端砚，一双手镯，一副耳环，一枚约指……因为年深日久之故，那一点一点霉绿的锈迹，让人无端生出许多思慕来。

而这种思慕，是闺阁的也是人世的。

院子里新种的海棠与石榴还不成气候，唯有那棵有两抱粗的老槐依旧枝叶如盖，风过处，似有人声……也不过了了数语，却风花飞落，岁序无言。

屋里白发的祖母，曾是它的一代佳人。

执子之手，两不相弃。

霎时光阴值千金。

全书分为四部分：春梦。笙歌。叩问。定情。

【目录】

卷一	003	012	023	038	047	卷二	063	072	077	083	091
·	·	·	·	·	·	·	·	·	·	·	·
春梦	胭脂砚	春以为期	眉子砚	幽兰调	凤求凰	笙歌	碧纱橱， 莺莺烧夜香的汗巾儿	低映月儿明	斜倚熏笼坐到明	陌上拾得旧花钿	胭脂尘

099	卷三	105	113	122	127	136	143	149	156	165
.
红藕香残	叩问	小辋川	小鼎茶初熟	画堂三月初三日	折枝花	怡黄花也笑人岑寂	十二美人图	七夕乞巧	秋深帖	流云百蝠

卷四
·
定情

173 我出东门游

177 何以致拳拳，绾臂双金环

180 何以致殷勤，约指一双银

186 何以致区区，耳中双明珠

191 何以致叩叩，香囊系肘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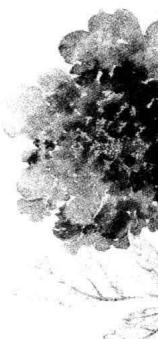
199 何以致契阔，绕腕双跳脱

204 何以结恩情，琨玉缀罗缨

211 何以结中心，素缕连双针

219 何以结相与，金薄画搔头

226 何以慰别离，耳后玳瑁钗



【春梦】

卷一 · Chunmeng

【胭脂砚】

砚。

明代万历年间，兰溪才女陆静，“以脂笔书字，落红满纸。”坊间传说这白纸红字即从她始。真是有创意。抑或是写字的时候，笔蘸错了地方，一不小心，笔便落到了水粉胭脂盒里，结果是一场惊艳啊。

蘸着饱满的胭脂，落笔于纸上，所写的文字，称为脂笔。那一种风华，与那薛涛的红笺小字相比，亦更有一段温柔。大约这

种写法风行于明代，用细润的胭脂色写字是一种太风雅的事，无论是良家深院的才子妇还是青楼的艳姝，都喜这样写诗寄怀。总觉得提起笔蘸上这样的色，心里肯定会有一种暧昧，有一种情愫淡淡缭绕，那个人儿打开来捧在手里，心里也不禁一漾一漾的。

于是我的热情也被点燃，摊开纸开始写脂砚。

脂砚两个字又觉太单，于是标题写上胭脂砚。

脂砚，一是胭脂作墨，所谓满纸落红，是那砚里调的并非墨，而是胭脂，亦谓脂砚。

二是说砚本身，即是明代江南名媛薛素素曾经用过的砚，名字叫做“脂砚”。

而真正有故事的正是薛素素的砚。

即是深情评述《石头记》的脂砚斋的那枚脂砚之前身。而薛素素的这方脂砚来历曲折且风雅，是明朝才子王稚登送给薛素素的旧物。

这枚砚，因砚身有一抹胭脂色，故而得名，是两人传情之物，所以仅此一枚，神秘而有身价。

吴万有本是苏州砚匠，秀儒文士常来他这里寻一些文房雅器。

一日稚登信步来访吴万有，江南的春天，繁花欲败，叶暗红稀，屋内却阴润润的，这时吴万有拿出一方小端砚来，在锦字格的窗下，王稚登看到了这方端砚，砚身小可盈握，砚质也细，隐约可见胭脂晕及鱼脑纹。

王稚登一看便喜欢上了，他仔细地打量那砚，小砚宽一寸五分许，高一寸九分许，砚身微呈椭圆形，刻成果状，上端两个果叶左右纷披，尤其是那一点胭脂晕，使他立刻想到了薛素素，这样的雅器只配得上卿卿润娘（薛素素字润娘）。

那一点胭脂晕色撩拨了他，他即刻买下，并赋诗一首，使人刻于砚背上：调砚浮清影，咀毫玉露滋。芳心在一点，余润拂兰芝。

后背有王稚登题的铭文。

稚登将此砚以精致的珊瑚红漆盒贮之，并在盒盖子上刻薛素像，细细暗暗的花纹。

盒子上的素素像凭栏立于帏前，刻功很是纤雅。

右上篆刻有“红颜素心”四字。

左下落款“杜陵内史”小方印。

杜陵内史即为仇十洲之女仇珠。

仇珠在明代的画坛中，是少数很有地位的几位女画家之一，她承其家学，作画常使用原色，大青大绿，色调艳丽厚重，体现

了殷实的华丽之美，大有乃父之风。这与素卿画艺大相径庭。

薛素素当年即是用这枚脂砚挥洒才情，风花遍野，那一种幽柔，是她精心布的网。

王稚登便是薛素素的网中人。

王稚登是吴中才子。只是这人官运不顺畅，因为才名誉满，曾被人推荐于当朝皇上，却始终未果。后与吴中大画家文徵明交往甚厚，后人说他“主词翰之席”。好友王世贞去世后，稚登为救其因祸而入狱的儿子，倾其所有，因而被吴中名士称为风义之举。

吴中这个地方真是好，依着太湖流域的鱼米之肥，而锦绣繁华、温柔富贵。

薛素素亦生于吴地。为明万历年间的江南名妓，又名薛五，字润娘。据载她姿色艳，言动可爱，人多以“素卿”称之。

她能书，作黄庭小楷，工兰竹。人称其有十能，诗、书、画、琴、弈、箫、绣、驰马、走索、射弹。素素笔率意，画兰画竹用笔豪放爽快，于不事雕琢中尽显活灵秀，行笔草草却有法度。看似漫不经心，实藏机巧。她的作品很少设色，多以白描勾勒，或以墨分五彩加以渲染，满是野逸、典雅之味。她依其画风高逸，与吴中诸名士诗画酬答，交往笃厚。

闲居于吴中的王稚登便是其一。

奈何无论怎样用心，王稚登与素素亦不过蜻蜓飞上玉搔头，两下里只有新妆宜面下妆楼的一个欣喜的照面，原以为是有夙缘的，可是什么也不深刻，什么也没发生。

有一种轻，一样不堪承受。

明代士族门阀观念积厚，名流公子最怕的是将艳名高帜的青楼女子娶回来，为妻为妾。王稚登仕途无果，后来也便息了从仕的念想，江南的温水软山涵蕴着，便也没了少年的激扬，整日在朱门碧树里雕刻光阴。他人亦谨慎，恐是娶此尤物置于屋内，树大招风，压不住阵脚。

柳如是嫁于钱谦益之时，钱谦益已年过半百，他妻又早丧，一切羁绊全无，所以如是嫁得顺遂。柳如是在遇钱谦益之前亦情路多舛，当时她决定要嫁于他时，已寻寻觅觅冷冷清清了许久。世人都觉他们俩是如此恰当，难得一个合适。

而合适即会有爱。

可是素卿却没有如此幸运，据传她是数嫁皆不终。

素素居南京期间，为一李姓将军所宠爱，后将军携素素画像赴广西，侗苗族人见之温情娴雅而惊为天人。后又有一彭姓官吏，深慕素卿才名，将其骗至湖广边城永顺，费金钱无数，素素

终不身许。彭氏恼羞成怒，将其羁留边城十余年才放还江南。素素于期间曾有诗集《南游草》多卷。

后素素居秦淮河，在此结识一些江南文人士族。嫁过姓沈的豪门，那一段姻缘曾一度是美满静好的。读到乾隆年间吴县诗人题薛素素《吹箫小影图》：

沈家园里听吹箫，桃叶桃根似六朝。
山上蘼芜山下婿，如何不画沈郎腰。

嫁入沈家后，素素可能有过几年安稳的好时光。

眉楼十样写眉痕，红豆花庄花断魂。
如此玉箫风月夜，几人能不负郎恩。

两首诗都是描摹那一段的好日子。但后来，两人终是不好了，素素离沈家而去。官宦世家子，难容风尘旧人？或沈又得新欢，始乱终弃？

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。待悠然醒转之时，才分明觉得郎已是情疏迹远，何时已为这沈家园里一过客？那一种感受是索然，连恨都没有名字。

想必与那沈郎她亦是付出一切而争来的，可最终也争不过命。

要知今日，何必当初显于人前，是沉是浮，谁主载，到头来依旧明月照空庭！

素素人老珠黄时，嫁于吴中富家翁为妾。

房深风冷，孤灯照壁，她依绘观音像聊解长岁寂寞，其作则屡见于李日华、董其昌书画题跋之中。名满海内的佳人，皈依为居士，已是心如枯井水。

这一方脂砚，明代时，是薛素素的。

到了清代它已为热评《石头记》的“脂砚斋”主人所得，砚侧有小字为证：“脂砚斋所珍之砚，其永保”。刻字书法和刀法都很劲道，系乾隆精工。

这行刻字出于谁手，已无从考证，有人认为是脂砚斋自题，另一种观点是认为曹雪芹代为题记。

我看“脂批红楼”，有几段平实的批语使我感慨，我颇愿相信脂砚斋的主人即为雪芹的红颜知己，一是可证那红楼一梦也不尽是虚无。“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”，终也是有摹本的。人生至苦至累时，心里可念一念，那公子原本情深，那小姐薄命堪怜。

二可证雪芹潦倒之时，终还有一位于富贵繁华中一起走出来的人儿，相对着，细述过往点滴，两人去掉那诸多藩篱，直面相